

祁智

经典少儿小说系列

经典插图本

除夕的马

祁智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我们这里不曾有过马，甚至都没有人见过马。除夕的时候，却从天而降一匹浑身火红的马，这是一个爆炸新闻，村上和镇上的人都跑来看，没想到最后这匹我们唯一的马儿也要离我们而去……

祁智

经典少儿小说系列

经典插图本



除夕的马

祁智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除夕的马: 经典插图本 / 祁智著. —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7619-8

I. ①除… II. ①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80160 号

书 名 除夕的马(经典插图本)

著 者 祁 智

责任编辑 姚 丽 胡小河

助理编辑 王露露 韩 娜

责任校对 孙 慧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1.75

字 数 9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619-8

定 价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除夕的马	001
狂奔	043
等待	069
老家,老家	083
少年,少年	105
体育老师	145



除夕的马

我们这里不曾有过马，甚至都没有人见过马儿。除夕的时候，却从天而降一匹浑身火红的马，这是一个爆炸新闻，村里和镇上的人都跑来看，没想到最后这匹我们唯一的马儿也要离我们而去……

平时买东西花一块钱我可以侵占一毛钱的，这次让我买一毛钱的东西，就得不到什么了，真是失望！

小水，你
去买一毛钱
红纸吧。

买——
什么？





—

我们这里不曾有过马。

我知道我们将要拥有一匹马的时候，是在除夕的早晨。寒假里总是冰天雪地，所以我们总要睡到太阳光钻进窗子，从地上爬到床上。但这一天我总是起得很早，就是因为今天是除夕。每年到除夕，我都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买酱油，买醋，买对联，买火柴，买盐……都是大人做漏下来的事情，都是大人想去做，又觉得不值得专门跑一趟的事情，也都是要花钱的事情。我乐意做它们，也就是因为要花钱。平时，我没有机会花这么多的钱，现在我把钱往柜台上一拍：“打九两酱油！”或者说：“那个，九毛钱的对联。”我现在花钱花得很气派，很过瘾，而且，钱花过之后，我还有剩余。为什么只打九两酱油？那一两的钱被我私吞了；为什么只买九毛钱的对联？那一毛钱被我侵占了。一斤酱油和九两酱油没有多少差别，实在不行，我加一点水进去就是了；九毛钱的对联也就比一块钱的对联窄一点点，大人根本看不出来。积少成多，我的零花钱就是这样多起来的。我可以买一本硬封皮的练习簿，可以买一块带香味的橡皮，甚至可以买一本连环画。

“啊呀！”妈妈说，“小水，你去买一毛钱红纸吧。”

我就是小水。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买——什么？”

“一毛钱红纸。”妈妈说。

我有些失望，支支吾吾：“买……红纸……干什么？”

“你爸爸下午就回来了，要包压岁钱啊。”妈妈说。她在洗衣服，手从水里拿出来，手指像一根根红萝卜。她用小手臂捋了捋垂下的一绺头发，笑着说：“小水不要压岁钱就算了。”





“我要！”我大叫一声跳了起来。失望就像肥皂泡在风中碎裂了，我接过一毛钱就向杂货店里跑。我不能只做大买卖，一毛钱虽然少，但和一块钱一样也是花。我可以只买九分钱的红纸，扣下一分钱买一颗水果糖。而且，我要买的是红纸啊，红纸将用来包给我的压岁钱。

二

从村里到镇上有一段路。这段路穿过几块麦田，经过一条河上的一座小木桥，越过一条石子公路。小路弯弯曲曲，就像蛇一样游进了镇子。

镇子和河、公路平行，从北到南分成六街，商店集中在二街。二街那里各向东西扩展了一段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“十”字，十字路口就是小镇的中心。我们说“上街去”，说的就是到十字街。十字街西接公路，于是那里有一个汽车站；十字街东接养猪场，因此，那里有一个生猪收购和屠宰场。我们常常到汽车站去追汽车，闻那怪怪的汽油味，再一路打打闹闹，去东边看杀猪的把一头猪变成一盆血、一个猪头、一挂内脏和两片肉。

太阳爬到小镇的头上，站在杂树林的枝桠间。因为有些薄薄的雾，太阳光不厉害，巨大、暗红，像一个被腌过的鸭蛋黄。这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但因为是除夕，天还是显得早了些。大家把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，白捡一个早觉睡，攒足了精力好在晚上守岁。路上除了我之外，没有其他人。路两边的田野里，是低低的麦苗，它们被霜打了，软软地伏在地上，一副冻手冻脚的模样。它们的颜色有些黄，但只要天一暖和，就会返青，憋足了劲向上长。

村子离我渐渐地远了，我看到村子其实就是一溜高高低低的房屋，房屋的前后都有掉光了叶子的树。有些树枝







上，堆着一团黑色的东西，那是鸟窝。

镇子离我渐渐地近了，我看到镇子其实也就是一溜房屋，只是整齐一些，那些树也高了许多。镇子就像有无穷无尽的魔力，让村子里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来。可镇子的魔力再大，也大不过村子，大家不管在镇上玩到多久，总还是要回鸟窝下面的家。

我上了窄窄的小桥。小木桥横在河上，河里没有了浮萍和水草，干干净净的，只有狭长的天。我倒映在水中，好像是倒着走。我不怕过小桥，却故意扭着身子，做出摇摇摆摆的样子，似乎马上就会掉到河里去。当我发现实在不能平衡自己时，立即吓出一身冷汗，惊叫着，拔腿就向对岸狂奔，终于在失足之前到达岸边。在确认没有危险的时候，我又被自己吓得哈哈大笑，然后赶紧看看四周，唯恐刚才的样子被人看见。我没有看到有别的什么人，在村子和镇子之间，只有一个拿了一毛钱的我。这时候我就想，我要是能有一匹马就好了，枣红的，或者雪白的，哪怕是黑色的也行。我往马上一跨，快得能飞起来。这么一想，我顺手就捡起路上的半根芦苇夹到裆间，然后说了一声“得二——驾”，颠颠地跑了起来。我一勒马头冲上了公路，再一压马头向下冲。我在向下冲的时候猛地一愣，脚下忘记了迈动，惯性却还是向前，于是一个前趴，滚到路边的干沟里。我没等滚完就挣扎着爬了起来，呆呆地看着眼前。

我看到，沟里站着一匹马。

三

这是一匹红马，除了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四只蹄子之外，浑身只有火一样的红，没有一丝其他颜色。它的鬃毛







和尾巴向后飘飞，像火被一阵风吹着。它的劲全靠腰发出，前蹄有力地跨越着，后蹄使劲向后蹬，好像奔跑了一百年了，又似乎刚刚开始上路，四蹄踏出了风声。它的头微微侧着，使得有一只眼睛能看着正前方，另一只眼睛正好看着我，就像在奔跑中喊我骑上去。它的鼻孔张得很大，好像正在喷粗气……

我以为我看花了眼，闭上眼睛，再猛一睁开。刚才一匹马已经走了，我眼前又是一匹火红的马。再闭上，这匹马走了，又来了一匹。就在我的眼睛睁闭之间，一匹匹火红的马飞驰而过。我快活极了，接连不断地把眼睛睁开又闭上，让马一匹一匹地走，再让马一匹一匹地来。

“马——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猛然明白过来，惊叫着，一下子跳到马的身边。

我看清了，这是一匹火红的木马。它静止在飞奔的动作上，稳稳地站在一块半弧形的木板上。我碰了它一下，它一前一后地动了起来，那样子和奔驰没有两样。这里怎么会有一匹马呢？这里在冬天是干沟，春夏秋三季都是满满的水，水里会有许多鲫鱼、泥鳅、螃蟹，碰巧了还会有老鳖。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日子，我们吆五喝六地下水，把摸到的鲫鱼、泥鳅扔到岸上，把摸到的螃蟹用草捆住爪子，把摸到的老鳖压在石块下。现在没有鲫鱼、泥鳅、螃蟹和老鳖，却有一匹火红的马。我爬到岸上，看到太阳爬到杂树林上面了，好像用了不少的劲，脸没有刚才红了，也瘦了许多；薄雾不再连成一片，而是一缕一缕的，在田野里慢慢游动，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；公路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又向很远的地方去，说走就走，一声不响……

四周没有其他人，那么，这匹马就不会是任何人的，这匹马就是属于我的。可是我一个人没办法把它拉回去，于是我没命地往回跑，到村里去喊人。我边跑边喊：“马——”我在小木桥边遇到村西的小林，脚下不停，手向





后一指说：“马！”

“小水，你妈怎么啦？”小林慌忙问。他也跟我学，在除夕帮家里买东西，想办法抠下一点钱。现在，他要去镇上打酱油。

“马——”我不管小林，只管跑。

小林愣了一会儿，转身跟在我身后，边跑边喊：“妈——”他到村口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我妈拖了出来：“马——”

“小水，你疯啦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”我妈把肥皂水擦在围裙上。

我斜着身子拽着我妈：“不是你，是马！”

“对、对！”小林喘着粗气说，“是、是——马！”然后他大吃一惊：“小水你说什么？马、马？”

四



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匹马了。他们跟在我后面，向镇上走去。越走，跟在后面的人越多。我的好朋友们紧跟着我，大人在我们的后面。有几个好朋友快步走到我前面，这样一来，他们有机会回头看着我的表情问我话：

“马？小水，什么马？”

小林说：“就是马。小水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小水，怎么会有马的呢？”他们问。

小林说：“就是有马。小水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跑得嗓子眼里冒烟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只好大步向前走。等有了一点力气，我就跑起来。走到公路上，我一眼就看见我的马站在干沟里。“你们看——马！”我飞扑过去，抱住马脖子就翻上了背。马随即就一前一后地动起来。





我们这里不曾有过马。一旦有了马，我们就把什么都忘记了，就像在肚子饿瘪的时候，只要有吃的，我们就会把最好玩的游戏忘记。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骑上去，孩子后面是大人。一会儿，马下面的弧形木板就陷到泥里，动起来就不方便了，失去了飞驰的感觉。大人们一起出力，把马搬到公路上。我们又一个接一个地骑上去，孩子后面是大人。石子被我们压得吱吱咯咯响，马却没有一点疲劳，只要我们上去，它就会奔跑，速度一点不慢。只要我们愿意，它还会更快一些。我又一次骑上马背。我觉得，再高的人现在都矮了下去，本来看不出动的镇子和村子，现在都在向前跑，就连太阳也跟在马的后面。

镇上的人也走了出来。他们从来都是很神气的，吃的比我们好，穿的比我们好，住的比我们好，我们要买东西都要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却很少到我们村里来，一心想去的是城里。他们本来是不会出来的，但实在是非出来不可了，因为有人告诉他们，小水有了一匹马。有了马还不出来，那还等有了什么才出来？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地翻身上马。他们比我们胖，爬起来吃力，姿势也难看，但他们爬上去后就不一样了，眼睛向前，嘴里响亮地说：“得二——驾！”双腿还在马肚子上夹了夹，身子特意随着马的晃动而一耸一耸。二街的王驼子，背比头还高，平时走路很困难，可坐在马上比谁都有想法。他用力向前倾斜，马头飞似的向下，他眼看就要栽下去了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惊叫，马头却又后仰，他又向后倒去。我们的惊叫发出来，已经成了欢呼声……



太阳升高了，亮亮的，让人不敢正眼看。雾已经没有了踪影，空气的清晰度高了，能看到在阳光下的房屋，青的砖、灰的瓦、涩黄的草屋顶。一些鸡在远处啼着，一声接一声，一声不让一声。几条狗在田野里互相追逐，有时候会突然停住，愣愣地看着我们，忽然又追打起来。除夕了，该